

副刊  
北国风

主编:文天心  
责编:于晓琳  
执编/版式:毕诗春  
美编:倪海连  
投稿邮箱:  
hljrbbsc@163.com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  
妙赏新闻专栏

山水  
走笔

# 梦幻冰雪 八岔沟

□文/杨中宇 摄/姜涛 李淑新

雪花如星子,飘落呼兰河畔。我们踏雪赴约,抵达藏于兰西县榆林镇境内的八岔沟。距哈尔滨不到半小时车程,这片乡野的秘境抛却了都市喧嚣,以冰雪盛景为妆容,铺展成诗与童话交织的精

神原乡,游人每走一步都踩出灵动的冬日交响。

八岔沟是寒地黑土孕育的圣洁馈赠,亦是承载千年故事的灵秀之地。八条山岔辐射四方,三面高岗山丘环绕,形成一个巨大的水笸箩。四五年里长弯弯曲曲的八岔沟,看似相距遥远,却总是一脉相通,哺育这里万物耕田。

八岔沟最美的季节,正是冰封雪飘的季节。褪去秋的斑斓,换上银白盛装,冰魂雪魄交融,在天地间散发着纯粹而磅礴的气韵。阳光斜照时,田间雪地漾起粼粼光纹,恍入仙境。兰西作为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,连田野的皑皑雪景都透着人文底蕴,与远处的村落构成流动的民俗画卷。

午后进山,道路两侧雪花造型的灯,默默诉说着白雪秘境。刚才还是响晴的天,转眼细碎雪花如精灵般飘落,窗外雪道上的身影、林间穿梭的飞鸟,绘成了童话世界。

八岔沟雪场在漫天飞雪中更显灵动,雪花温柔填平滑过的痕迹。雪道上红、黄、蓝等各色滑雪

服如繁花绽放,时而平缓滑行,时而腾空跃起,雪溅如碎玉,于雪道上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。雪花飘落在头盔上,护目镜上,转瞬凝起一层薄霜,有人索性仰起脸庞,任雪花亲吻脸颊,眼里闪烁孩童般的纯净与欢愉。

雪越下越密,天地间只剩下一片纯粹的白,连空气里都弥漫着雪的清冽与松针的芬芳。滑雪板摩擦雪面的“滋啦”声、人们的欢笑声、风穿过丛林的呼啸声,交织成冬的韵律。

夜幕垂落,八岔沟褪去白日澄澈,化作琉璃般的梦幻。各式冰灯沿雪径蜿蜒渐次点亮,将小路变成一条延伸的发光丝带,每一步前行都似在星河里漫游。百米冰瀑凝霜挂雪,彩灯勾勒出晶莹脉络,仿佛步入奇幻宇宙。“正怜火树斗春妍,忽见清辉映夜阑”,冰雪小镇的灯光次第绽放,与空中飞雪交相辉映。巨大的雪人佩戴着红围巾憨笑,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,引来游人驻足打卡,快门声与笑语声交织成趣。五颜六色动感十足的拱形光影长廊,映得游人眉眼俏丽。几位身着锡伯族传统服饰的姑娘款款走过,绣花裙摆扫过积雪,服饰上的银饰叮咚作响,与光影交织成流动的风景,让人难辨古今。

夜滑的乐趣藏在光影交错间,滑雪者如一阵阵流星穿梭雪道。初学者在教练陪同下小心翼翼地探索,而熟练者则腾空,旋转、急刹,每一个动作都引来阵阵喝彩。锡伯族特有的“东布尔”弹拨乐声,让冬夜多了几分温柔浪漫。

服务中心内暖意融融,刚滑完雪的人们跺着脚抖落雪花,捧着热姜茶暖手。大厅里飘着黏豆包的甜香、铁锅炖的醇香、榆林筋饼的麦香。孩子们举着红彤彤的冰糖葫芦,喝完热饮便飞跑出去。滑雪板的摩擦声、风雪的呼啸声、舞台上的欢快音乐,构成了塞北冬夜最鲜活的朦胧梦境。

山巅滑雪出发区人头攒动,长长的雪板切开雪面,发出“滋啦”的脆响,雪沫子飞溅如碎玉。滑雪者腾空跃起,落地时稳稳一蹲,引来观赛区阵阵喝彩。这里的欢乐不止于滑雪,儿童嬉雪区里,冰雪爬犁、冰花转动与五颜六色的设施相映如画,孩子们在开雪地摩托、打雪仗、滚冰抽尜,这里成了最热闹的童真释放地。

八岔沟早上的雾,是冬天写给光顾者的最美诗行。一夜风雪后,柳枝缀满银线,雾凇如雪绒花绽满枝头。林间树木擎着“棉花糖”般的雪挂,麻雀飞落在上面,爪子一滑便叽喳着飞走了,抖落的雪沫子在晨光中缓缓飘落,这一瞬美得让人窒息。

八岔沟不必用眼睛细看,要用心来体验。愿这如梦雪境永葆纯粹,踏雪而来的旅人都能在银白世界里遇见心底的诗与远方。



①②③滑雪爱好者在雪道上飞驰。

并未睡去,它只是在屏息敛神,护佑着这方土地的烟火与春秋。

冬日的麒麟山,是一场视觉与触觉的极致留白。

大自然收敛了所有喧嚣后的孤寂。麒麟湖不再奔涌,碧波被严寒封印,化作一面横陈于山峰脚下的天然明镜。冰面光滑如鉴,偶有几道冰裂纹如蛛网般蔓延,是时间在冰层下呼吸的痕迹。试着伸手触摸湖边的残雪,指尖先是袭来一阵钻心的冷,随之而来的,是冰晶融化成水时近乎慈悲的柔软。

苍劲的枝干披上了厚重的雾凇,像是不小心打碎了广寒宫的玉瓶,枝头挂满了半透明的玉屑。原本桀骜不驯的针叶,因承载了雪的重量,谦逊地低垂着,如同深海中静默的水晶珊瑚。万千柳条被冰壳严丝合缝地包裹,化作了一柄柄垂挂的水晶鞭。微风过处,它们并不摇曳,只是静静地织就一张玉帘,半遮着麒麟山的容颜,有一种“犹抱琵琶”的雅致。

寻着愈发清冷的空气缘冰而上,目光定格在百米悬崖之巅,这是一处令人屏息的冰瀑奇观。原本咆哮而下的白练,在某个瞬间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。曾经奔腾的水柱,此刻化作了千柄高悬的冰剑,错落有致地排布在断崖之上。

阳光穿过云层的缝隙,斜斜地打在“利剑”上。冽冽的冰体折射出一种近乎诡谲的多彩锋芒:青荧、淡紫、还有一抹不易察觉的琥珀色。这里没有声音,却充满了张力。你能感觉到那种积蓄在冰层之内的、蓬勃的生命力,它们只是在等待,等待春风的一声令下,再次化为惊雷。

在这被冰雪封印的静谧中,生机从未缺席。从1998年的5月起,第一铲泥土的翻动,惊醒了沉睡千年的风水宝地,将世俗的烟火引向这灵秀之所。

行走在景区,你会感叹人力与自然的微妙平衡。

一座蓄水百万立方的永久性大坝,如同一道横跨岁月的琴弦。冬日里,它不再奏响人工瀑布的激越,凝聚成一种静穆的力量。

“这一块块石头,可都是从南边运来的。”路遇一位护林的老者,他指着那错落有致的奇石群感叹道。五十六块灵璧奇石,跨越山河落户于此,与北国的苍松相互映衬,刚柔并济。

从点将台的肃穆,到八角亭的凌空,人文景观依山就势,打造出“麒麟送福”“骆驼峰”等十大胜景。当你在寒风中登高望远,指尖触碰到八角亭漆红的柱身,冰冷而坚实的触觉,会让你瞬间在广袤的苍茫中找到依靠。

冰雪是这里冬日的主角,也是北方人特有的浪漫契约。每年冬至前后,匠人们便如约而至。他们以锯和铲为笔,以冰为墨,在麒麟山脚下铺设起一座梦幻的冰雕长廊与城堡,这是属于东北的“水晶宫殿”。日光下,冰砖剔透玲珑,折射出幽幽的蓝光;当暮色四合,彩灯在冰体内部次第亮起,红的炽热,紫的迷离。漫步其间,能听到冰层细微的崩裂声,那是冰在呼吸。

“妈妈,你看,城堡里有星星!”一个孩子稚嫩的呼喊。在这里,时间静止。好像穿越过了一个由严寒构筑、由温暖照亮的童话梦境。

顺着麒麟的脊背俯冲而下,是长600米、宽60米的高山雪道。这里是热血与寒冷的博弈场。

即便你不会滑雪,也定会被纯粹的快乐俘获。雪圈飞驰而过的惯性,雪地摩托引擎的低吼,还有一架架摇摇晃晃的马拉爬犁。马蹄叩击在冻土上,发出沉稳而厚重的回响,木制爬犁在雪面上拖出深长的辙印,像是要把所有的烦恼都揉碎在风里。

雪花无声飘坠,落于麒麟山上,落于滑雪者的眉梢,也落于那掩映在松林间的别墅区。

# 窗前飞过一只雪鸮

□文/摄 丰伟



一只雪鸮飞过。

进入三九的第一天,上午本来晴空万里,气温虽然有点冷,但很多人还是享受这难得的冬日暖阳。中午过后,阳光不见了,天空阴沉下来,不一会儿,竟然飘起了雪花。我和八十岁的母亲坐在沙发上喝咖啡,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。冷不丁一抬头,一只白色的大鸟在窗前盘旋,这使我们非常惊讶,母亲说是鸽子,我说不是!这只鸟应该是一只雪鸮……

我清晰地看到这只鸟扇动着翅膀,通体雪白的羽毛像裹了一身碎玉。母亲凑过来瞅见,惊呼一声:“哎哟,这鸟真漂亮!”

可不是嘛。雪鸮本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一种猫头鹰,稀罕得很。跟别的猫头鹰比,它一身雪白的羽衣独一无二,不像那些灰突突的同类,往树丫上一蹲就没影。这小家伙还自带表情包,有时候眯着圆溜溜的眼睛,不停地点头儿卖萌;有时候愣在雪地里,半天不动弹,傻兮兮的;可一旦展翅俯冲,那股子霸气劲儿,又能让人瞬间想起它和北极熊一样,都是北方的标志性生灵。

当然,我比谁都清楚,这漂亮的鸟儿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。它不像老鹰、沙斑鸡、喜鹊、乌鸦等当年驻足湿地,它只是在入冬以后从北向南飞,飞到扎龙湿地、龙凤湿地就驻扎下来,不再南飞。听摄影爱好者说,从2020年起,每年冬天,都有三四十只雪鸮从北极圈长途跋涉,飞到龙凤湿地附近来过冬。等春节一过,天暖了,它们便又结伴飞回遥远的故乡。

这几年,我也跟着野生鸟类摄影团队往湿地跑了好几趟,雪鸮的习性也被我寻找到了一些规律。此刻,望着它飞向湿地的背影,我忍不住笑了——老伙计们,又来赴这场冬日之约啦!

这是我经常见到的景象:芦苇荡边,一只雪鸮蹲在石桩上发呆,活像个没睡醒的雪团子。旁边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啄着草籽,瞅见这雪白的大家伙,胆子大的几只竟蹦跳到它脚边,歪着脑袋打量。雪鸮猛地睁开眼,金棕色的眼珠转了转,突然一低头——麻雀们“呼啦啦”全飞了,只剩几根羽毛在空中飞舞。

雪鸮刚刚闭上眼睛,想小憩一会儿。一只灰鹤慢悠悠地踱过来,长脖子一伸,直接啄了啄它的翅膀尖。雪鸮瞬间炸毛,扑棱着翅膀站起来,那架势凶得很,结果灰鹤淡定地扭身就走,只留它蹲在原地,气得脑袋直晃,活脱一幅“霸气没要反被撩”的憨屁样儿。龙凤湿地的冬天从不缺少热闹,成群的候鸟在这里落脚,不少鸟儿常年栖息,不肯离开这片水草丰茂的宝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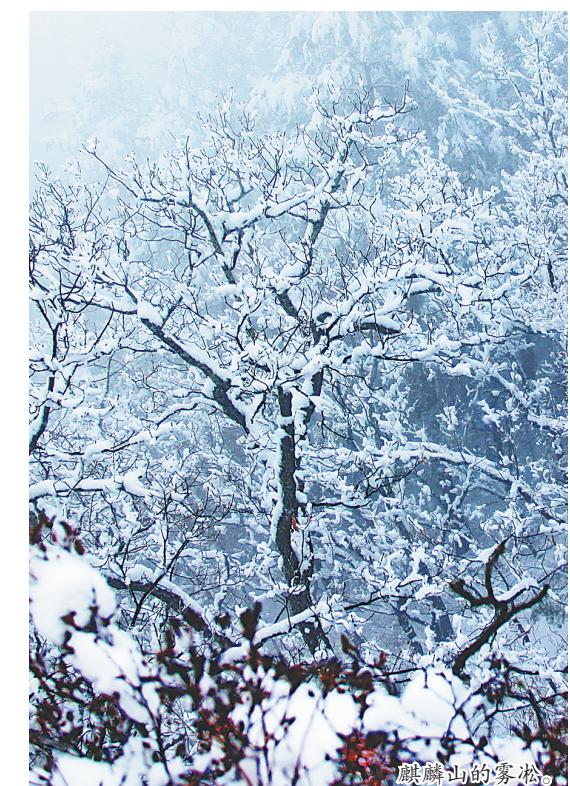
去年腊月,我揣着暖宝宝蹲在湿地的芦苇荡里,盼着能抓拍到雪鸮或其他鸟类捕食的镜头。天寒地冻的,我裹着军大衣缩成一团,连鼻涕都冻成了冰碴子。正犯困呢,头顶“扑棱”一声响,一只雪鸮稳稳落在了我的旁边矮树桩上。我大气不敢出,悄悄举着相机对准它。这小家伙倒好,根本没把我当回事,先是歪着脑袋瞅我手里的保温杯,接着眯起眼睛,跟打瞌睡似的,傻气又可爱。

我正笑呢,它突然一抬头,翅膀一振就冲了出去——原来远处有只肥硕的田鼠冒了头。那俯冲的架势,跟刚才卖萌的样子判若两鸟,霸气得很。等我反应过来按下快门,它已经叨着战利品飞回树桩,还得意地朝我晃了晃脑袋,那小样儿,简直像在炫耀。

芦苇荡里几只小雪鸮耐不住性子,从草垛窝里扑腾出来。它们浑身的绒毛雪白雪白,像揣了团棉花,跑起来一颠一颠的,时不时还会一脚打滑摔个屁股墩。一只胆子大的,扑棱着毛儿没长齐的翅膀去啄同伴的尾巴,被啄得小家伙不甘示弱,扭头就追,俩鸟在雪地里滚成一团,绒毛上沾了雪粒,活像撒了糖霜的糯米团子。旁边的老雪鸮蹲在树桩上,眯着眼睛,没有要管的意思。闹到最后,几只小的闹累了,挤在雪堆上晒太阳,没一会儿就躲进了窝里……

一只雪鸮在这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从我家的窗前扇动翅膀,这肯定是个惊喜的瞬间!因为雪鸮光临,我所居住的小区,所有见到这只雪鸮的人都会忍不住发出赞叹之声!它是暴风雨中的海燕,更是大雪中的精灵……

这一幕冬景,是自然与人文共同绘就的画卷。麒麟山默默不语,静静地环顾着一切。当你离去时,回首望去,满山的欢声笑语似乎都融入了万古的雪色,化作了点缀苍茫大地的永恒生机。



歲月  
回憶  
麒麟山的冬日画卷

□文/魏树金 摄/马光祥

冬日的鸡西,连空气都透着清冽的寒意。从市中向西驱车四十多里,便能在大地隆起的空间,撞见沉睡了千万年的麒麟山。此时的兴农镇,已被一场大雪覆盖。雪花落在黑龙江省级地质公园的碑铭上,也落在远古与现代的交界线上。冬日,这座国家AAAA级的地质公园,是一场关于时间与大自然的留白。

极目远眺,麒麟山以一种优雅而苍劲的姿态横亘于苍穹之下。南北两峰一首一尾,起伏的山峦是它舒展的腰身。地理学家说这是地壳运动的杰作,而当地人更愿意相信,千万年前曾有一只祥瑞的麒麟巡游至此,因眷恋黑土地的丰裕,便择此为榻,头北尾南,身而卧。

雪成了麒麟峰精准的描边。银线勾勒出麒麟山的风骨,原本粗砺的岩石在雪的覆盖下,显现出一种玉石般的温润。仰望间,你会产生一种错觉:这山峰

并未睡去,它只是在屏息敛神,护佑着这方土地的烟火与春秋。

冬日的麒麟山,是一场视觉与触觉的极致留白。

大自然收敛了所有喧嚣后的孤寂。麒麟湖不再奔涌,碧波被严寒封印,化作一面横陈于山峰脚下的天然明镜。冰面光滑如鉴,偶有几道冰裂纹如蛛网般蔓延,是时间在冰层下呼吸的痕迹。试着伸手触摸湖边的残雪,指尖先是袭来一阵钻心的冷,随之而来的,是冰晶融化成水时近乎慈悲的柔软。

苍劲的枝干披上了厚重的雾凇,像是不小心打碎了广寒宫的玉瓶,枝头挂满了半透明的玉屑。原本桀骜不驯的针叶,因承载了雪的重量,谦逊地低垂着,如同深海中静默的水晶珊瑚。万千柳条被冰壳严丝合缝地包裹,化作了一柄柄垂挂的水晶鞭。微风过处,它们并不摇曳,只是静静地织就一张玉帘,半遮着麒麟山的容颜,有一种“犹抱琵琶”的雅致。

寻着愈发清冷的空气缘冰而上,目光定格在百米悬崖之巅,这是一处令人屏息的冰瀑奇观。原本咆哮而下的白练,在某个瞬间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。曾经奔腾的水柱,此刻化作了千柄高悬的冰剑,错落有致地排布在断崖之上。

阳光穿过云层的缝隙,斜斜地打在“利剑”上。冽冽的冰体折射出一种近乎诡谲的多彩锋芒:青荧、淡紫、还有一抹不易察觉的琥珀色。这里没有声音,却充满了张力。你能感觉到那种积蓄在冰层之内的、蓬勃的生命力,它们只是在等待,等待春风的一声令下,再次化为惊雷。

在这被冰雪封印的静谧中,生机从未缺席。从1998年的5月起,第一铲泥土的翻动,惊醒了沉睡千年的风水宝地,将世俗的烟火引向这灵秀之所。

行走在景区,你会感叹人力与自然的微妙平衡。